

同 乐(照片).....	李晓斌	1
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 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.....	知 言	2
笑话散论(吴世茫论坛).....		3
用热血和生命绘制地图.....	孟 北	4
白鹭上青天.....	胡思升	6
孟维娜和弱智儿童学校.....	萧 惠	8
瑞士见闻.....	龟 睿	10
撕布告的小伙子(预审员的笔记).....	李 迪	12
「红楼梦」的现代意义.....	艾 平	13
美国退休高级官员为日本当经理人员 (信息与趣闻7篇).....		14
以人为中心: 现代经营管理方式.....	潘 永	16
难道我们都不会讲话啦?(杂文).....	章仲铿	17
说市容(杂文).....	浩 成	17
播种者(漫画).....	繁 星	18
吃穿的流行与「大文化」(杂文).....	吴志实	18
「这老本足够我吃一阵子了!」(漫画).....	郭大光	19
在北京公共汽车里接受教育.....	刘湛秋	20
羡慕你——陈翰老的学生.....	叶稚珊	20
也谈「样板戏」.....	徐城北	22
尤小刚和「凯旋在子夜」.....	邱惠勤	24
影视界的「盗火者」.....	龙世祥	26
隽永谐趣的「哭嫁」歌.....	萧 凤	27
香飘中外的豆腐(科学窗2篇).....	林应兆等	29
一个企业家的经历(下).....	林 子	30
南京汽车工业公司经理王步美 (彩色照片).....	徐 冉	封面
黄河的儿子(照片).....	吴 峻	封二
黄永玉访问意大利写生.....		插图
大烟斗(照片).....	蔡成忠	封三

同 乐

摄影: 李晓斌



羡慕你

陈翰老的学生

叶稚珊



陈翰老和他的学生们

摄影：晓 夜

白孔雀，一只柔情缱绻的白孔雀，正翩翩起舞。这是著名舞蹈家资华筠在表演。没有乐队的伴奏，不是在帷幕高悬的大舞台，而是在我国著名的外交家、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的纪念会上。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小礼堂中，在众多前来祝贺的中外来宾面前，面对耄耋老者，舒展的动作、含泪的眼睛、无声的舞姿中带出的是深切的祝愿，感激之情。

陈翰笙仿佛在注视着一朵飘逸的白云，他的心在问：是资华筠在跳舞吗？你演出、教学活动那么多，忙得骑车都要背英文，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？我一只眼睛已经失明，另一只也只剩下0.2的视力，你是知道的呀……

白孔雀一擎双臂，缕缕深情流泄而出：陈翰老，您才是应该受到感谢和尊重的！十几年来，您开设了几多英语班，教了数百名学生，却从不接受哪怕是最轻微的礼品，甚至连句“谢谢”也不要听。我有幸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，今天，只能以这种方式，代表全体学生向您表示感谢。您看不见了，但您的心是能感受得到的呀……

这无声的交流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。尽管在此之前，我已知他是位共产主义老战士，早在1925年就由李大钊、于树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；他的足迹遍及亚、欧、美洲，与宋庆龄、鲁迅、埃德加·斯诺、史沫特莱、斯特朗、路易·艾黎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有着很深的友谊；我还知道他用中文和外文写了不少关于农业经济的著述，是我国名震瀛寰的学者之一；我还听说，十多年来，他设帐教学，扶掖青年。但是我仍被眼前这幅超出师生、高逾父女的画图所感动，产生了一种走进他的课堂的渴望。

刚好，我有几个朋友是陈翰老教过的学生。经他们介

绍，我开始出入翰老的新居，了解了一些他教授英文的旧事。

1969年，在外交部湖南茶陵干校，陈翰笙虽已72岁高龄，却仍在菜园里接受“再教育”。此时，他的视力急速下降，即使最大限度地俯下身子，眼睛几乎贴在作物上，也常常因为视力不济而踩坏小苗。于是他被调去清理厕所，兼送报刊、邮件。整整两年时间，他没有去检查眼睛。1971年，陈翰笙被“照顾”提前回京。途经上海时，多年不见的妹妹陈素雅为他请来了著名的眼科专家。医生惊讶地说：“如此严重的青光眼、白内障，视神经也已萎缩，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？”妹妹掉下了眼泪，他却幽默地说：“青光眼加白内障，我现在是‘一青二白’了。”

政治上的秋风萧瑟，使多少人在苦闷中虚度时光。但一些从农村、干校回来的青年，怀着对知识的渴求，偶然而又幸运地遇到了陈翰老。两个、四个、六个、八个……依据掌握英语的不同程度，陈翰老给他们分了班。从此，他们不仅在这里学到了知识，也获得了家庭的温暖。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“黑帮子女”，还有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”的女儿。消息不胫而走，亲戚朋友担心地劝告：“别的学生可以教，唯独他的女儿不要教了，再教你要倒霉的。”很快，陈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找到他：“听说你那里很多人学英语，你开个单子，把他们的姓名、父母的姓名和单位都写清楚。”陈翰笙坦然而认真地开了单子交了去，仍日复一日教他的学生，十五年来，从未间断。

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听了一次翰老授课。

这是一张宽阔的旧式写字台，翰老和学生们围坐四周。每个学生的座位是固定的，翰老一般只用姓去称呼他

们。他熟悉房间中每件家具的位置,知道每一本书、每一件用具放在哪里,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屋内大步行走。作文题目和剪报都是事先准备好的,到时就能随手拿出。他从不让学生为他做事,唯一一件事要仰仗学生——大约有两三次,他把一枚旧式怀表伸向旁边的学生:

“现在什么时候?”

翰老的学生中有:译员、教师、研究生和其它职业中的自愿进修者。课程的第一项检查批改作业。作业分两项,背和写。大多数学生都流利地背了下来,只有一位,脸涨得通红,十分紧张。他还没来得及说明原因,翰老就体谅地说:“你最近太忙了,厂里来外宾,听说你接待得很好。”我很吃惊,翰老和他的学生大多每星期只见一次面,何以会如此熟悉和了解?

在检查作业时,翰老对中、英两种文字的要求都极严格。每个学生在念自己的作文时,他都闭眼细听,一些看来“过得去”的标题或句子,却被他批评为“中国文法加英语词汇”。学生们搬出了《中国日报》和《北京周报》上的类似句子做为盾牌,他发火了,操着浓重的无锡口音大声说:“不是这样的!”然后又语重心长地用中文告诫学生:“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调子,还有一个语言文字的习惯问题,要养成好习惯,要多读、多背、多写、多改、多听、多讲,把这六个方面结合起来。”一个学生打断了翰老的话,要求他改用英文表述。翰老解释说:“有些意思用英文说起来很复杂,你们听起来会有困难。”“那就让我们在实践中提高!”对方毫不示弱。翰老把脖子一梗:“怎么,你们要考我吗?”他用英文讲了起来,语音标准、措词讲究,一句一顿。当他听到不同方向次第传来“yes”之后,脸上绽出了笑容……接着,又出现了一个疑难句子,翰老几番讲解,说明,学生中仍有持不同意见者。翰老忽然问:“我是不是要求太严了?你们厌烦不厌烦?”

老师执拗,学生任性;“家长”严格,后生勤奋。这里充满了严肃的课堂气氛,也洋溢着温暖的家庭气息;在这里,空气受到了净化,心灵得到了升华。

英语会话开始了,翰老依次用英语就学生近期遇到或听到的事情进行对话,内容由学生自己选择,时事、政治、学习、生活无所不及。翰老时而紧皱双眉,时而开怀大笑,气氛轻松、愉快。通过这种交流,翰老了解学生们学习、思想、生活的每一个侧面。

最后是布置作业,翰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两条剪报发给大家,这一天剪报的题目是《从“公仆与市民”说开去》。他结合自身的感受解释“公仆”所应有的品质,学生们很认真地听,这也是他们学习的一部分。我不禁联想到翰老的人:一次,某市委的两名干部来请翰老写一些有关该市的党史材料,为表示敬意,带来两兜当地特产。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顺情合理的事,而翰老却极为吃惊,甚至有些激动:“让我写当年的事情,为什么还要送礼?这种作法不好,不是公仆的作风。”他耐心劝说来人带走了礼物,所需的材料却如期写好寄去。还有一次,一位因病

长期脱离工作单位的学生,获准有三个月的假期去日本探亲,当她征询翰老意见时,翰老态度鲜明地提出了两条:一是不要在日本呆得太久,两个月就够了;二是归来一定回原单位工作。他慈父般地叮嘱:“做文章要有主题,做人要有宗旨,没有目标地荒废时间以后要懊悔的。”

课后,学生们一声“再见”匆匆离去,看得出,他们已习惯于这种没有任何客套的礼貌,翰老要我留下谈谈,我非常高兴并情不自禁地赞叹起这种教学方法和课堂气氛来。翰老说:“我喜欢爱争论的学生,在辩论中我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,教学相长嘛。”

十多年来,跟翰老学过英文的学生,现有一百多人在美国留学或工作,还有不少人在日本及欧洲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,不管置身于任何环境,他们都不会忘记这位为人治学的楷模,都深深怀念着这位海人不倦的慈祥师长。

我在翰老桌上看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,翰老说,这是他的一位女学生牟瀛从美国寄来的。在得到翰老的同意后,我便拿来读了。写信人在分析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利弊之后写道:“我到这里后,凡是与我谈过话的教授都知道您,或是读过您的书……相形之下,我更感到自己是幸福的,十几年来从未离开您的指导和帮助。您既是老师又是朋友,既像父亲又像平辈,事无巨细地从各个方面教给我们如何做‘人’(信中的‘人’字比其它字大几倍)。在北京时,我从不愿放弃任何一次到您那儿学习的机会,现在到美国来,开阔眼界,增长知识,固然是好;但失去一年在您那儿学习的机会是唯一的憾事。”

我由此想到资华筠的一篇题为《在陈翰笙那里学习》的文章。她写道:“我真感谢翰老把我放进了这样一个英文班。除了‘逼’我急起直追,赶上进度,更重要的是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从这些普通人的高尚追求和不懈的奋斗中,看到了我们时代的缩影。每当我被世俗的矛盾,人为的不公,困扰得无精打彩时,总能在这里重新获得勇气 and 希望——觉得丑陋的东西均不在话下。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怀着强烈的使命感,为祖国的振兴而努力,开掘才智,翰老则是我们引为自豪的老师。”我有一位身患癌症并刚刚开过刀的朋友,最近也在翰老那儿学英语。她含着眼泪对我说:“翰老曾对我讲,说他的时间不多了,要尽可能地帮助我。我听了真想哭,如果有可能,我真希望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献给他。”

我突然想到,到今年2月5日,翰老整整九十岁了。我不能再耽擱老人的宝贵时间了。就在我起身穿大衣的时候,他抢先大步走进楼道,熟练地打开楼道的灯,摸索着按亮电梯的按钮。风从没关严的窗缝中钻进来,老人稀疏的头发飘动着……我望着这一切,心头猛然一酸,不知为什么,我想到了那无情的、任何人的感情都改变不了的自然规律:“老伯,您太累了,要多保重!”“我才不累呢!你不信?”翰老突然孩子似地跳了三跳,又说:“讲句笑话给你听,别看我的眼睛不好,一清二白;但我的身体、我的心像我们的人民一样健康、有力!”
多美的笑话!我的泪终于掉了下来。